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  
 普夫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  
 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  
 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  
 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  
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  
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  
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  
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  
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  
池其酒勿內苑於色勿外苑於禽勿貴難得

貨勿聽亡國音內苑伐人性外苑蕩人心難  
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  
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  
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  
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太度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澁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曾臆損好惡於心  
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



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  
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  
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纆塞耳而聽於無  
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  
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  
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

扣

哉  
ウキル

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  
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  
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  
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接  
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  
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古文下



心シ今イマ本ホ虛キョ應オウ物モノ無ム迹ジ操ソウ之ノ有アリ要ヨウ視シ為ス之ノ則スレバ蔽セム  
交マシ於ニ前マエ其ノ中ナカ則スレバ遷ウツリ制セ之ノ於ニ外ソト以テ安ヤス其ノ內ウチ克カ已ム  
復カヘ禮レイ久ヒサシク而シテ誠マコトニ矣ナリ

聽箴

人ヒト有ル秉ト彝ト本ツキ乎カ天テン性セイ知チ誘ユ物モノ化カ遂ス亡ム其ノ正テイ卓タク  
彼カ先マ覺カク知チ止ム有ル定テイ閑ケン邪ジャ存ゾン誠マコトニ非レ禮レイ勿レ聽ク

言箴

人ヒト心シン之ノ動ウゴク因ユ言コト以テ宣ノボ發ス禁キム躁ソウ妄マダシ內ウチ斯コト靜シヅカニ專マカ矧ナラバ

是コレ樞スウ機キ與ヨリ戎ジウ出デ好コト吉キチク凶クワ榮エイ辱ジュク惟タシ其ノ所トコロ召メ傷ケ易ヤシ  
則スレバ誕タリ傷ケ煩ワン則スレバ支チ已ム肆シ物モノ忤ボウ出デ悖ハイ來キ違ヒ非レ法ホウ不レ  
道ミチ欽キン哉ヤ訓キン辭ジ

動箴

哲テ人ジン知チ幾キ誠マコトニ之ノ於ニ思シ志シ士シ勵レ行コト守ル之ノ於ニ為ス順ジュン  
理リ則スレバ裕ヨク從ツク欲ヨク惟タシ危キ造ゾウ次ジ克カク念ネン戰セン兢ケイ自ジ持チ習シユ與ヨリ  
性セイ成セイ聖セイ賢ケン同ドウ歸キ

銘類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州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  
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  
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克己銘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已物  
我既立私為町畦勝心橫發擾擾不齊大人

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為  
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室慾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  
吾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  
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  
仁癢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焉莫非吾事  
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  
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于時  
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  
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

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  
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  
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  
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  
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  
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  
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或  
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  
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  
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古硯銘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  
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  
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  
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  
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  
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  
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  
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



能與視久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  
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鍾山之英州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肅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  
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  
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

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  
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  
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州堂盛  
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  
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



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  
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  
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艸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縮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朴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既  
斲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霰出楹蕙悵空兮  
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朝北隴騰笑  
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  
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  
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  
乃促裝下邑浪裊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  
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  
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歛輕裘藏鳴湍截來轅

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  
士駕為君謝逋客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滌帶羣山  
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州枯凜若霜  
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  
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



秦歟漢歟將近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  
 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州長牧河水夜  
 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  
 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  
 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  
 想夫北風振漢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  
 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

吊古戰場文







聖主得賢臣頌

列

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  
 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疑閉凜冽海隅  
 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  
 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  
 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  
 降將軍復沒屍填臣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  
 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  
 矢竭兮弦絕自力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右

十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  
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  
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州短月  
色苦兮霜白傷心慘自有如是耶吾聞之牧  
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  
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  
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

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  
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  
母提攜捧負良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  
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  
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媚媚  
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  
愁艸木屢悲吊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  
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



之奈何守在四夷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羹藜含  
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  
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設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  
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

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  
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鏘水  
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等泛塵塗如此則使  
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  
吻敝策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



至駕鬻膝參乘且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  
馳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  
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  
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藁狐  
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  
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  
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

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  
君入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  
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  
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  
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



退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  
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  
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  
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  
致雲蟄蟋俟秋唵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  
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  
窺里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



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積塞優游之望得  
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  
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  
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  
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

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  
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  
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  
稱臣天將昌唐繫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  
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



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卒  
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  
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  
羞功勞位尊忠列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  
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命太君聲容汙汙不  
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  
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酒德頌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  
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契  
盃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分公子搢  
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  
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  
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蹠踞枕麴藉糟無思  
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震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  
之切肌膚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  
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  
去雷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  
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  
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郭橐馳不知如何名病復隆然伏行有類橐  
馳者故鄉人號曰馳馳聞之曰甚善名我固  
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馳云其鄉曰豐樂鄉  
在長安西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  
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馳所種樹或遷  
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  
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馳非能使木  
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

植物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蔭也  
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  
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  
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  
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遇焉則  
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  
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  
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  
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  
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  
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  
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

而召之吾小人具食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  
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  
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  
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  
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  
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



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獄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歿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慙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  
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  
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  
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  
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  
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  
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謫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  
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  
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  
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  
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



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  
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  
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趨之土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  
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  
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

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  
憊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  
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  
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



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州木衣被昭向  
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  
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主主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  
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夫無入帝悲傷  
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於餐  
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畱我涕滂翩然被髮  
下大荒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  
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  
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王其得為聖乎且周  
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



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  
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  
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  
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  
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  
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  
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貶矣且家  
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

是特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  
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  
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  
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  
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



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平為犯嫌名律乎  
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  
入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  
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  
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  
王曾參之父名曾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

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  
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  
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飢也惟官  
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  
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  
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不可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入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  
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周  
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  
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  
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

古文下

二十七



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  
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  
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  
能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  
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早鄙狼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

古文下



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  
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  
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後出師表

諸葛亮

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  
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  
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  
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安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淡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在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  
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  
耳然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郃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  
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

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  
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  
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  
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  
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  
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蹙跌



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情表

李令伯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子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



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  
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  
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  
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  
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

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  
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  
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  
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僮僕  
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艸臣不勝怖  
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艸木  
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艸而問焉曰山乎  
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

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  
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  
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  
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  
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

三十四



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  
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  
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  
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  
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  
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  
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  
入于佛入于佛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  
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  
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



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  
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  
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六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  
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  
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  
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  
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  
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澤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ナレテ為之城郭甲兵カク以守之カキ害至而為之備カイイタツテ  
忠生而為之防ウチナケ今其言曰聖人イマ不死シカズ大盜不タイタク  
止ト剖斗折衡而民不爭シ嗚呼其亦不思而已サラフキ  
矣コト如古之無聖人イミ人之類滅久矣ヒトノ何也ナク無羽ナク  
毛鱗介以居寒熱也ハウリン無爪牙以爭食也サウカ是故コト  
君者出令者也キ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シ  
也タ民者出粟米麻絲タ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イ  
上者也カ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モナリ臣不行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閒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記類 蘭亭記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



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

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為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

古文下

〇三十一



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  
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  
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為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

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  
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  
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  
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主之道以



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論類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禁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躑躅畦死

名

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古文下

四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  
 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  
 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

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  
 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  
 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果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古

七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嘗以什倍之  
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久開關而延敵  
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  
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  
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

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  
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取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

古史新  
四十一



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  
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  
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

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  
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崑函之固自若也陳  
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  
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  
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浚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古

四



及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  
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  
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  
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下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

小吏時院中故事節自十餘事來示愈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  
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  
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



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夕夜  
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sub>レ</sub>一其事上  
之使下不<sub>レ</sub>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  
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  
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

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  
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  
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  
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  
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



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  
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  
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

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  
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  
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  
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為人求薦書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



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  
晚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  
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千匠石之園長于伯樂  
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  
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  
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  
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

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  
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  
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陳商書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



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  
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  
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  
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  
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  
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sub>レ</sub>好得無與操瑟立齊  
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  
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

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  
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  
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  
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  
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  
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



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  
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  
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于諸侯三十  
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推萬  
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  
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  
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  
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

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  
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  
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  
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  
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  
甄拔三十餘人或為待中尚書先代所美而  
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祕書郎中間崔宗  
之房習祖藜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



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  
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  
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  
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  
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  
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  
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  
青萍結緣長價於薛下之門幸推下流大開

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  
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  
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  
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  
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浚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



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為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譎譎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

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



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



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錄之下終 後集

古文真寶敘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力學文之意也真實之編首有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所乘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者憾焉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正之繁者芟之略者詳之必



歸於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撮大意於篇題  
 之下精明訓解於句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  
 士得有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庠術序之間  
 者亦免籍口之譏矣予寓書林六年得一善  
 士而與之友者必先生之高弟也來後去先  
 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其師矣一日  
 有章余君語予曰古文真寶先師用心之勤  
 矣猶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益請序之予不

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書至正丙午孟夏  
 江後學鄭本土文敘



元禄七甲戌年五月中旬

江戸日本橋南壹町目

書林 山口屋權兵衛



